

179
54
1

黑田氏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

正義曰曆異幾三音也

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

曰今在圍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者舊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

○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

在雍丘西南二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

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晉灼曰落魄落託義同○索隱曰案鄭氏云魄音

薄為里監門吏

正義曰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王蠋對齊宣王曰夫監門

問里士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



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正義曰過高徇略也

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齟應劭曰握齟急促之

貌○索隱曰應劭云齟音若促鄒氏音鹿角反韋昭云握齟小節也索隱

日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苛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

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

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

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

案言適近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

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

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案先謂先容言無

人為我作紹介也○正義曰為子偽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

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

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

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曰溲所由

反溲乃吊反亦如字溲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

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

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使人召

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狀使兩女子洗

足索隱曰按樂音天邊林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

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

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

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

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

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攝衣正義曰攝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

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

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一作烏合一作尾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此所

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

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九五達也今其城

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

使之令下正義曰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足下即不聽足下

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也。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

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

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

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

夫

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

卒分守成臯。

索隱曰。適音直。華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讎戍。又音

陟。華反。卒。音租。怨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

而漢反却自奪其便。

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是漢却自奪其便利。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

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

機索隱曰案謂女工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

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

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

山上故塞成星之險正義曰即杜大行之道

名敖倉韋昭曰在河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

內野王北也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守

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

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

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

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

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

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

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

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

至蜀漢之粟，方舩而下。

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

積粟循江而下。

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

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

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

人刻印，刻而不能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鍔曰：項羽吝於爵賞。

刑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刻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玩斷無圭

角。漢書作刻，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

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

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

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下井陘，誅

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

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

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

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

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

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

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

迺夜度兵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

為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

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

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

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

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

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數故疥

為高粱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疥音

遂屬河間案漢書作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

武陽子遂衍字誤也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敵嗣平子平嗣元年有

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

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

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

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代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

宣公支子達食菜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

發生臯適楚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

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

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為南越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

難結服虔曰難音推今兵士推頭結○索隱

曰難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推

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難結二字依字讀之

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

難其髮而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

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索隱曰趙

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

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索隱曰：案崔浩云：杭

也。抗，衡言。西，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

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

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

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

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

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

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

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

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

厥。禮記：子夏蹶然起坐。起，埋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

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

信賢陸生日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
生日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
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
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
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
譬若漢一郡王何廼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
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遠字
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廼大說陸生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日間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

寶也裝裏也○索隱曰橐音托案如淳云以
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

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他送亦千金蘇

謂以寶物裝裏以入囊橐也林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南越王令稱

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

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
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
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
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繫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
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
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
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

及古成敗之國陸生廼粗述存亡之徵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正義曰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

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

陸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時出

地善

正義曰時音止雍州縣也

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

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

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

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

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

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

戈其下過字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數見音光卧反

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無久

恩公為也韋昭曰恩汚辱○索隱曰恩患也公莫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

也公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

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

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

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

日揣度也韋昭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

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

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
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
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為陳平書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
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
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
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

在

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

漢書音義

曰言狼籍甚盛

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
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
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
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
相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

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

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漢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

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曰與音預得不誅

語在黥布語中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

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

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

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

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官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

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

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

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

君○索隱曰案有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

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

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禭○索隱曰案列說文稅贈終服也禭音式芮反亦音遂

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
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
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
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
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
求見孝惠帝幸臣閔籍孺索隱曰按倭幸傳
云高祖時有籍孺
孝惠時有閔孺今
摠言閔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
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

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
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
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
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
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
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
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
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
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

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而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

率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

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

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

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

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

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

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

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

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

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
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
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
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
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
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
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
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

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
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
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
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
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
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
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
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

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

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今頭已斷矣。」令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兵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荏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冠側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他懾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地理志云馮相陽陵縣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

從為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

良立為韓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

從攻安陽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

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扛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

揚熊曲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

州中牟陽武正義曰鄭斬首十二級賜爵卿

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

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為右騎

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

縣名也正義曰鄜州洛交從擊項籍待懷

顏樂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

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

云淮陰者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

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祕監益食邑因

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

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

故設屯備正義曰五歲為齊相國正義曰

抄為齊王韓信相惠王劉肥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

丞相曾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

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夫而守

曰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

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二

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

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

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

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

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

於元反下求俱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胸縣

反曹州縣也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

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

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
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
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
欽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
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
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
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
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索隱曰邢姓說

名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破之身
蓄南蓄音災今為考城屬濟陰也

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

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捕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索

隱曰漢書非趙賁軍案此在河比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

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

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

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

下邳鄆別下平陽徐廣曰鄆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

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

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

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蒗國

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我臯南擊絕楚饗道起

榮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

也略地東至繒邳下邳素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止義曰今

繒城在沂州丞縣下邳泗水縣邳縣屬海州南至蘄竹邑索隱曰二邑名

成

蘄在沛音機竹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

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

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

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

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

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

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

相敵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敵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

有功益封定食五百戶凡斬首九十級
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
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
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
后五年歿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
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

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縹者服虔曰蒯音管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縹音薛蒯者鄉名案

三倉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蒯從蒯從邑今書本並作管蒯音姦非也蘇林音薄惟反晉灼案切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繼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城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
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

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以縹
鴻溝以縹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縹

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

縹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

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

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

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

謚為貞侯正義曰謚為子昌代侯有罪國除

至孝景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

封縹子應為鄆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
有鄆縣鄆一作鄆○索隱曰鄆蘇林音多屬
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
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鼎三年
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斂皆高爵

徐廣曰一無高字
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

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

授也蒯成侯周縹操心堅正索隱曰搏身不

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

徐廣曰此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一作比此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協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蒯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人臣振腕

傳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

漢五年戍隴

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

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

輓一人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

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

索隱曰上音鮮衣美服

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

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

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正義曰：郟音胎，雍州

武功縣，內南二十三里，故蔡城是也。說文云：郟，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奔外家也。毛萇云：

郟，姜嫄國，堯見天因郟而積德累善十有餘

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

箠居岐。張安曰：言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

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

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

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

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

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

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鄴，鄴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

豈言居頑民之所以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

此而論，漢書非也。

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
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
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
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案謂附離者相附也不也
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
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
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

周王赧又居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
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
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榮
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
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
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
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
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

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

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

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吭張晏曰吭喉嚨也○索隱曰搯

音厄吭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為吭頸大脉俗所謂胡脉也拊其背未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

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

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

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即日於西都之計定也

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

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為歲

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

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

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

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為反下許又反也使者十輩來皆

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

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

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為反瘠音穉瘠瘦也漢書作瘠音漬肉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

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

州雁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

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

曰沮音才叙反詩械繫敬廣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鴈

傳曰沮止也壞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

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

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

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

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

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疆控弦三十萬應

引也數營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

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

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
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
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
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
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
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
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論以禮節冒
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

諭

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其可無戰以漸臣也
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
稱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
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
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
主

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
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

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徒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

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

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

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

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

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

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

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

日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

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令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

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

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稱貫達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

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

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

不脫於虎口正義曰幾音祈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

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

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

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

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

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

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

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

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

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

索隱曰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

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

鬪乎故先言斬將塞旗之士張晏曰塞音出

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索隱曰搴音起焉反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搴許慎

云搴取也王逸云阰山名又案埤蒼云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

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

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穆下之風漢五年已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

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

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

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

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

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駟案如淳曰：置設綿蕞。為習隸所。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蕞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為綿。立

索

表為最音茲會反賈逵云東茅以表位為莚又纂文云莚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

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

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群臣習隸索隱曰隸

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

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也案儀先平

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

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曰

傳聲教入者者令趨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陸數百人

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

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

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曰蘇

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

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

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

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

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閭

句九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

注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

作幟○索隱曰索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

器職載芻豢至秦始皇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職

器職載芻豢至秦始皇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職

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引諸侯王以下

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

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

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

君臣百拜終日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尊

屈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

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

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

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

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

共為儀願陛下官之尚帝悉以為郎叔孫通

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

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

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

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

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

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

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攻嘗食啖

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案如淳曰良無菜茹為啖○索隱曰案孔文祥云

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云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

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

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

子計不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

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

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

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日先帝園陵寢

廟群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

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

居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

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廼作復道方築武

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叔孫生奏事因

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寢衣冠月出游

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

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

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

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

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

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謂北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

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

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

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

舍桃也鬻鳥所舍故曰願陛下出因取櫻桃

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

榭之榘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
 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
 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
 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
 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誑。索隱曰音
屈道固委蛇。索隱曰音移蓋謂是乎？直音
 索隱述贊曰：蓋謂是乎？直音。直音。直音。
 今屢藉衆幹，衣裘非一狐，下委輅戲說。

綿蕤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季布藥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

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粵也○索隱曰任而

禁反俠音胡如淳說為近粵音普名反其義難喻有名於楚項籍使

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

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

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

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

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都謂廣轍

車為柳鄧展曰皆棺節也載以喪車欲人不

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

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

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翳為使人忽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

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

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舍誡其子曰田

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輶車

徐廣曰馬車○

索隱曰。案謂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
輕車一馬車。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
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
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
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
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
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
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

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
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
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
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
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
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名見謝上。拜為郎中。
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
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

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李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李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名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

音其斬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酌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李布

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李布言已無功能。

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

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

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

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

以窺陛下也。章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良久曰：

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名君耳。布辭之官，楚人

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

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類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

○索隱曰義如孟康文類所說辜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

數求他人顧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錢賞金錢也

其父名談故改之與實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實

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

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實長君為介於布請見實長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

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

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

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

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

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

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

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

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

爭為之死嘗救人亡之具從袁絲匿索隱曰

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邦都敢不

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

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

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

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

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

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

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

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

無效丁公

藥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

布游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

家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

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

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王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臧荼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

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盲反，謂疾令赴鑊。

方提趣湯

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

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

布顧曰：願一言而死。

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皆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微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

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案一作峭

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

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

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

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

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為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

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藥布立社號曰藥公

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貫嗣為太常犧牲不如
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

身履典軍徐廣曰履一作覆一曰覆翽案孟康曰履覆蹈之也瓊曰履數也○

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去塞旗者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履之與履者也塞旗者

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

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

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

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慨字音義同

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藥布一作冀

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

死者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

藥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寬

誠知所處

季布藥列傳第四十史記一百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

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

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

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

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

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

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

共治在時之專。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淳說

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

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

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

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盎

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

日望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

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

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

也氏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

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

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

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

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

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

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

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

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

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

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

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

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
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備之適曾參孝遠矣
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
傳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禍雖
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
貴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貴夏育皆古
勇者也○索隱曰尸子
云孟貴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
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
衛人為申繻所殺貴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

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
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
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益曰淮南王有三子唯
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益由
此名重朝廷表益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
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表益表益患之益兄
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

車騎從者云說盜曰徐徐曰說君與關廷辱

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

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

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

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

曰索張揖云恐蒼瓦墮中人百金之子不騎

衡徐廣曰一作行綱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

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事昭

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

音於岐反韋昭曰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

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聖主不乘

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馳下

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

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

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即署長布席正義曰蘇

上林中直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

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

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

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

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

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

人賜盜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幸士

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

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

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

飲母苛，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

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

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

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

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
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
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
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
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
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
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即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掾

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
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
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
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謝曰嘉鄙野
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
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
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
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授吳王財物抵

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袁盎多受吳王金

錢，專為蔽匿，言不及。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

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

乃有所絕。○索隱曰：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

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鼂錯猶與未

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

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

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

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

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

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

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

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

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圍守。袁盎自其為吳

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兒文穎曰

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

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表盜驅自追之遂以侍

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表盜使吳見守從史適

為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

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

司馬夜引表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

日斬君盜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

從史盜君侍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

日言汝有親者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

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

自隱辟我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

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表盜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

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

吳楚者也或曰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

梁騎擊

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盼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邊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為，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
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噴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

○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不以存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也。

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字一作詳字。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

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

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

左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

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

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

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

一作明駟案文穎曰培意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韋昭云培姓也還梁刺

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

西鄂鼂氏自謂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既

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

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

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

科補掌故也錯為人隋直刻深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瑣曰隋峻○索

隱曰按韋昭注云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

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

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

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

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

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還因上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璜曰茂以其辯得幸

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

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

聽然竒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

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

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

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

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墻中門

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索隱曰

墻音乃亂反謂墻外之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

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

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正義曰上

墻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

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
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
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
或連數郡非
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收其枝郡奏上上令
諸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
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
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
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

議徐廣曰一作譁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

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
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
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
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
書作鄧先
孔文祥云名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
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
長軍所來也賢

史記卷四十一
十三
日道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

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

招賢良，公卿言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

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

適值其勢得，聘其才焉。時以變易。張晏曰：謂及吳楚一

說說，雖行裁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

史記卷四十一
十四
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
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
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賢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179
54
1

